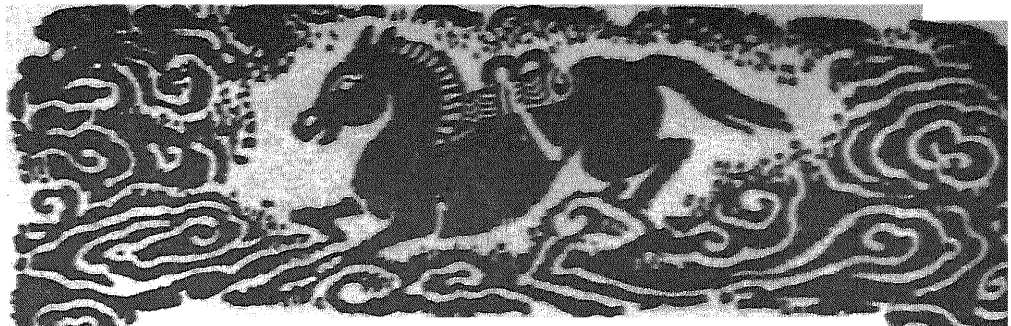
焦氏類林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焦氏類林

（五）

焦竑輯

焦氏類林卷之七下

文具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研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文房寶飾。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漢官儀。

張華撰博物志。武帝賜于闐青錢研。遼西麟角筆。南越側理紙。南人以苔爲紙。其理縱橫。故名。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墨二十丸。皆極精妙。文房四譜。

庾易字幼簡。袁豹欽其風。贈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親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齊蕭子良與王僧虔書。

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研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毫、鱗石紋似之。月硯形似之。歙產也。

張永善隸書。又多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卷咨嗟。自嘆供御者不及。宋書。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茂。房月反。出陰謀。

崔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兎也。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耎者爲輔。參之以縈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句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妙筆。（章誕筆經。）

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卻。言縛筆要緊。一毛出卽不堪用。

柳公權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玉。綴以隨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槓。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兎之翰。（傅子。）

右軍筆經云。諸郡毫惟中山兎肥而毫長可用。先用人髮杪數十莖。雜青羊毛幷兎毳。裁令齊平。以麻紙裹枝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

又云。昔人用琉璃象牙爲管。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梁書。）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斲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當如是。汗漫錄。

趙光逢薄游襄漢。溷足谿上。見一方甎類碑。上題字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髯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甎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在。清異錄。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幷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帋。故天下咸稱蔡侯帋。蔡倫傳。

江寧縣有帋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晉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丹陽記。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賞暇錄。

元和中。元稹使蜀。營伎薛濤造十色彩牋以寄。元稹於松花紙上寄詩贈濤。蜀中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綾紋紙尚在。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圃以休休。微之驚服。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帋。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信使。數番猶得寄相思。

陸龜蒙魚牋詩。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書材糙澁。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卽證發光地菩薩。

以竹梢甘露。和天南星漬帋一宿。裁之。刀去如飛。文房實節。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病無帋。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林邑記。

陸雲與兄機書云。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今送二螺。陸士龍集。

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聞見錄。

晁叔用嘗作李廷珪墨詩。君不見江南李官有諸奚。老超尙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尙見蛟龍背。電光燭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卻憶當年淸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鉤灑落桃花牋。牙牀磨拭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祕府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衛烏玉玦。泉淸硯須潔。避暑暴葛囊。臨風度梅月。

盧杞與馮盛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大唐龍髓記。

眞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煖。研墨永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飮之。

仇池筆記。

延安石油。以爲煙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煙多於洛陽塵。

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下。茅堂花榭。足以自慊。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壁陰篆曰副墨子。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邪。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墨紋如履皮。磨之有油光者。一兩可染三萬筆。（成老伯墨經。）

端谿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者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脈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爲硯。其直千金。謂之子石硯。（蘇易簡硯譜。）

端谿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鳧鷖眼。乃巖石。其次色赤。呵之乃潤。鳧鷖眼色紫。紋漫而大。乃西坑石。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磨石三。當西坑之一。魏泰東軒筆錄。）

硯石出端谿。色理榮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

貯水不耗爲佳。有鸜鵒眼者爲貴。歐文忠公硯譜。

歙硯出龍尾谿。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恠。以手摩之。索索有鋒芒者尤佳。余少時得金星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

蔡君謨言端石瑩潤。惟有芒者尤發墨。歙石多鋒。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研名曰龍尾研。金星研。羅紋研。娥眉研。角浪研。松文研。豆研。皆出歙州。而金星尤佳。曰紅絲研。黑角研。黃玉研。褐色研。紫金研。鵲金黑玉石研。皆出山東。紅絲爲唐彥猷作。自號天下第一子石研。鴝鵒眼綠縐環出端州。他如吉州紫石研。淄州黃金研。金雀石研。青州熟鐵研石末研。萬州磁洞石研。縣崖金星石研。相州銅雀瓦研。南劍州魯水研。宿州藥石研。洮州綠石研。絳州角石研。虢州澄泥研。歸州大陀石研。登州駝基島石研。不可勝數。然皆出歙縣端州下矣。

李賀紫石研歌。端州石匠巧如神。露天磨刀割紫雲。紗帷晝睡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丁寶臣知端州。製綠石研。送王介甫。謂之玉堂新樣。介甫以詩報之云。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谿綠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新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端溪精。曰紫潤無聲者。歙溪精。曰鋌而膩理者。然而殫極受用。莫如後山。其詩曰。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甎

半瓦寧求備。宋高似孫研箋。

典籍

劉向校勘以來。子歆爲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焚燒之。後王允收而西者。僅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荀勗分經史子集爲四部。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西晉李兌以勗舊部校之。在者三千一十四卷。宋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王儉造目錄。萬五千七十四卷。齊王亮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梁任昉文德殿所藏二萬三千二百六卷。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歸江陵。凡十餘萬卷。周師焚之。宋武所收四千卷。後周書目八千。增至萬卷。周武平齊。僅至五千卷。唐滅隋。魏鄭公盡收圖書。載以船。經砥柱。沒十之七八。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開元中四部目錄。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

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名瑣言。五曰郡事。六名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班斿博學有俊材。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班固敘傳。）

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敘傳。）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張華傳。）

任昉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西陽之逸典。（荆州記。）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范平傳。）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爲期。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當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東都事略。）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拾遺記。）

杜元凱與子呪書曰。知洪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簽束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長將隨行披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爲業。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窗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唐餘錄。餘凡書册以竹漆爲糊。逐葉微攤之。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宮中法也。白氏金鎖。

温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所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帋。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志之。梁谿漫志。

聲樂

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呂紀。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温氣至。劉向別錄。○裴思謙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

隋文帝取律呂。實葭灰以候氣。問於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不出爲衰氣。古今樂錄。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

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歎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樂府解題。）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安能無悲乎。（說苑。）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徽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蔡邕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谿。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邕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良王子師輩。皆歎異之。

蔡琰中郎將邕之女。聰惠秀異。年六歲。父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父曰。偶得之耳。對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因。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足不知。（蔡琰別傳。）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

宋世有嵇元荣羊蓋。並善鼓琴。云得戴安道之法。柳吳興恢特盡其妙。齊竟陵引爲法曹參軍。特被賞狎。

王嘗置酒。有謝太傅鳴琴在側。以授吳興。吳興彈爲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

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縱古烈。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曲所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爲此聲。自此以外。傳者數人而已。彥伯欲請受。女曰。此非豔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且歌。歌畢。止於東榻。遲明辭去。（吳均續齊諧記。）

段由夫攜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羊曇節以金縷。年要之曲。終不去。（金徽變化篇。）

趙師孚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洛中董氏蓄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礁嶢。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蓋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今見宋之問集中。

車鎣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莫不自失。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隆茂宗乃畫爲據琴圖。

馬周上言。今金吾每街隅騷鼓夜擊以止行李。被盜竊時。人遂呼爲擊擊鼓也。有道人裴修戲爲詞曰。遮

莫鼕鼕鼓。須傾滿滿杯。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頹。（雍洛靈異小錄。）

李長吉步虛詞。鳳皇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泠風颯颯吹鸞笙。（太平廣記。）

九靈簫仙人吹以自娛。聲聞四十里。（海錄。）

唐天后時。李嗣眞聞東夷三曲一遍。授胡琴彈之。無一聲遺忘。（職林。）

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傳之至今。（伏滔長笛賦序。）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嘗月夜泛江與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立於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吹之。其音清壯。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辟。而此笛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國史補。）

燕昭王時。廣延國獻二舞女。其舞曲一名紫塵。言體輕與塵霧相亂也。一曰集羽。言宛轉若羽毛之從風也。（王子年拾遺記。）

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華陽國志。）

高帝戚夫人善鼓悲擊築。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

寒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西京雜記。

漢宮人麗娟善歌。體弱殆不勝衣。常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洞冥記。

羊侃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第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着鹿角爪長七寸。

儛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

娥兒。時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唐人楊柳枝詞。認得羊家淨婉腰。

閭邱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荀綽冀州記。

夏侯湛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高陽王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聽者成市。後與衞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徐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爲綠水歌。豔姿善幺鳳舞。並愛傾後室。龍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幺鳳之曲焉。伽藍記。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聲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同上。

李新聲。邯鄲人。李嚴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長大妍麗豐足。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擢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目曰新聲。

熏燎

武帝元封中。起方山館。招諸靈異。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有精祇香。明庭香。金礵香。塗魂香。（洞冥記）

吳孫亮寵姬。有異香。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名曰百濯香。

劉季和性愛香。嘗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坦遁去耶。季和大笑。（襄陽記）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綏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追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之。閒茂深閉閣焚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中宗朝。韋武間爲雅會。各攜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鬬香。韋温挾椒塗所賜。嘗獲魁。

昭宗嘗賜崔胤香一黃綾角約二兩。酷烈清妙。焚豆大許。亦終日旖旎。御題曰刀圭第一香。（清異錄）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其九十二種。江南素所無也。

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爲山阜。薔薇水蘇合油爲江池。苓蔍丁香爲林樹。薰陸爲城郭。黃紫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方圓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曰靈芳國。

徐鉉過月夜。靈坐中庭。爇佳香一炷。所親私號伴月香。沈香腦麝四合。加以棋楠羅合榧子滴乳螯甲。九味相合。分兩停勻。煉蔗漿合之。其香絕塵境而助清興。洞天清錄。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支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鮓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虞伯生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斫風昉靡鮓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空齋蕭寒。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

釋知足嘗云。吾身鑪也。吾心火也。五戒十善。香也。安用沉檀篋乳。作夢中戲。

攝養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家語。

莊子曰。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

呂覽曰。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

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聽。目不可視。口不可食。

呂覽曰。年壽得長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

仲長統昌言曰。夫屈者以夫伸。蓄者以夫虛。內者以夫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次和者矣。夫善養性者。得其和。鄰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稟授四體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氣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

崔實箴曰。動不肆勤。靜不宴逸。有疾歸天。醫無能恤。太上防疾。其次萌芽。腠理不蠲。骨髓奈何。

劉子云。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薰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蹶之機。

有饑即食。食勿令飽。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天隱子。）

亢倉子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唐隱士絡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右。

唐書有云。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耗。初雖無覺。久且爲弊。

天清地寧。人物營營。名利牽迫。喜怒交爭。思永厥壽。彌喪其生。何不寡欲。端守爾精。搜神記。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扉。視多則鏡昏。聽衆則扉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續博物志。

應璩詩。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往拜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姼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張生。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髭髮皆黑。梁書。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温耳。唐書。

明宗不豫。馮道入問疾。道言寢膳之間。尤宜調謹。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

郭尚賢嘗云。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乃養生大要。梳頭浴脚是也。尚賢每夜先髮後脚方寢。自曰。梳頭浴

脚長生事。臨臥之時小太平。

周天祐嘗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使五臟之氣。終歲流通。名神仙洗頭法。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爲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多用之。豐齋傳。

草木

文命咸得俊乂在官。則朱草生郊。尚書中候。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萃感。按祥瑞圖雙蓮爲萃。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幾三年。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韓詩外傳。

漢武帝幸雍。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上異之。終軍曰。衆枝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削左衽而蒙化者。漢書。

滿方生連理木。頌曰。相彼神奇。遠見徵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搆。靈祚維長。連隆周室。道均三王。丕顯奕世。休風載揚。

南荒有地曰草。日中三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馭之。以手掩烏目。西墅傳。

南海有草。蘆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廣志。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漢。得風聲木十枚。實如柚實。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爲名。有武事則如金革

之響。有文事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賜人。有疾者枝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未汗。偓佺生於堯時三千年。枝未折。上以枝賜朔。朔曰。臣見枝三過枯死而復生。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千年一濕。萬歲一枯。緇雲之世生於阿閣間也。洞冥記。

鍾火山有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之。卽夢見夫人。號懷夢草。同前。

懷夢草贊。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爲靈芝。媚而服之。則與夢期。襄陽耆舊傳。

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

莊子。槐生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

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元中記。

漢武帝園。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升。落地則破。取者以布囊盛之。名含消梨。三秦記。

胡桃本生西羌。外剛樸。內柔甘。質如古賢。欲以奉貢。鈿滔母答吳國書。

黃金山有栟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所云交讓樹者。此是也。薄陽記。

陸機與弟書。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塗林。安石榴也。

范堅石榴賦。紅蕤內豔。赬牙外標。似華燈之映翠幙。若丹瓊之廁碧瑤。

宋武帝戲馬臺梨花讚曰。嘉樹之生。於彼山基。開榮布彩。不雜塵緇。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卽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遁甲。○宋人四六。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王宴爲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不能終。（齊書。）

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足用矣。及樹成。得絹數千匹。（襄陽記。）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云。桑椹最佳。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美語甲曰。此味乃江東所無。君何近比黃柑。

劉孝標送橘啓云。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采之。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脈不粘膚。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東坡詩。香霧霏霏欲噀人。）

楡柳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渺渺。如

插叢蕉於木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稽含南方草木狀。

棕櫚實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奇。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槲。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絙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陰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俞益期與韓康伯牋。

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遜吟咏其下。後居洛思之。再請其任。抵揚州。花方盛開。遜對花彷徨。終日不能去。梁書。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歎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張洞林桂林志。

新羅國多海紅。即淺紅山茶而差小。自十二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一名茶梅。劉仕亨詩。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豈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

梁使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昭問君房葡萄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君房曰。金衣素裏。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蒲桃藤蔭地。幅員十丈。仰視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綴。號爲草龍珠帳。

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菱狀。鄉人見之。以問陸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張寶就印鋒。

竹根曰鞭。以鞭行時。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凡百穀皆以始生爲春。成熟爲秋。（贊寧竹譜。）

蓬山有浮雲之幹。葉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集其上。風吹竹折。聲如鐘磬之音。（拾遺記。）

江寧縣慈姥山。生竹。作簫笛有妙聲。自伶倫采行嶰谷。其後惟見於此。俗呼曰鼓吹山。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丹陽記。）

梁簡文修竹賦。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

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南越志。）

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盛弘之荆州記。）

方鎔隱天門山。以櫻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高士春秋。）

蕭瑀陳叔達於龍昌寺看李花。相與歎李有九標。曰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白酒。（承平舊纂。）

天寶初。安西道進婆羅枝。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比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駮九齡荔枝賦。柿何稱於梁侯。梨何幸於張公。

白樂天荔枝圖曰。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琴軫。殼如紅綃。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

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矣。

石門巖即松林也。南臨石門澗。澗中仰視之。離離如駢麈尾。號麈尾松。西嶺松如馬鬣。又葉五粒者名五粒松。服之長生。廬山記。

名山記。松有兩鬚三鬚五鬚者。言如馬鬣形。又李賀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崖飯。

鮮于伯機嘗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置所居齋前。呼爲文離叟。朝夕撫翫以爲適。硯雜記。

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山江池畔多柳。亦號柳衙。中朝故事。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卧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衆儀祠我。未幾狀元及第。三峰集。

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先視五木。擇其本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師曠占術。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謂薺。歲欲苦。苦草先生。謂蘼蕪。歲欲惡。惡草先生。謂水藻。歲欲旱。旱草先生。謂蒺藜。歲欲雨。雨草先生。謂藕。歲欲病。病草先生。謂艾。歲欲流。流草先生。謂蓬。

呂氏春秋。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欲相扶。

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春秋繁露。

南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蒲繫馬。至今蒲歲生。縈委若有繫狀。似水楊。可以爲箭。三齊略記。

鄭元教學處。有草如薤而細。俗謂康成書帶。三齊記。

將離贈芍藥。芍藥一名可離。相招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欲忘人之憂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囑人之忽贈青裳。青裳一名合歡。又有折柳贈行。折梅寄遠。見古今注。韋子。

屈軼指佞。見論衡。帝休不愁。見山海經。芍藥養性。見博物志。皋蘇釋忿。見毉書。甘棗不惑。見東皙發蒙記。樹有長生。見鄒中記。木有無患。見毉異文。

菊一名更生。一名日精。一名女華。

埤雅曰。蘜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字從鞠。花大氣香莖紫者。爲甘蘜花。此日精也。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蘤可枕。其實可仙。

魏文帝與鍾繇書。九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菲。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子建宜男花頌。草號宜男。既睦且貞。其貞伊何。惟乾之嘉。其睦伊何。綠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

耽樂。好和琴瑟。固作鎡斯。惟立孔臧。福齊太姒。永世克昌。曹子建集。

那悉茗、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化爲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稽含南方草木狀。○那悉茗。卽茉莉。梁張率賦茉莉詩。細花穿碧綖。盤向綠絲。

廣東劉王女素馨冢上生白花。因其名。亦名素馨。宋傅伯成詩。昔日雲鬟鎖翠屏。只今煙冢作荒城。香魂斷續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

宋艮嶽八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茉莉。佛書翻譯集云。末利。曰蕙草。堪以飾蕙。洛陽名園記作抹厲。王十朋作抹利。洪景盧作末麗。皆以己意名之。

王維以黃磁斗貯園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汗漫錄。

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安几硯間。號科名草。

懷素居零陵廡。東郊治芭蕉。亘帶幾數萬。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庵曰種紙。厥後道州刺史追作綠天銘。

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爲美。有烏瓜。有魚瓜。有龍蹄。有羊髓。大如斛。出涼州陽城。御瓜有青登之名。大如三升罌。廣志。

洞冥記。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

靺鞨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瀛涯勝覽。

隱侯竹園詩。寒瓜方臥蕙。秋菰正滿陂。紫茄紛爛熳。綠芋鬱參差。

諸葛出師。令軍中所至種蔓菁。云有六利。一曰蔓菁。一曰須。一曰蕪蓯。一曰蓯蓰。見爾雅。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葉。冬食根。在宋時。三蜀江陵人猶呼諸葛菜。

樹木有直根。有蔓根。直根曰根。蔓根曰柢。固其柢則生長。深其根則視久。韓非子。

淮南子。槐榆與橘柚合爲兄弟。有苗與三危同爲一家。季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葡萄爲五。或薦荔支。曰寄舉之首。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朱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國史補。

唐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於河灘上拾得一小樹栽之。及長。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黃瓜。色白如玉。間以硃點。味非常美。進高宗。種於苑中。以爲朱柰。又名五色林檎。上賜方言階文林郎。又名文林果。洽聞記。

譙周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卽五加皮。王屋山人王常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東華眞人以五加爲金玉之香草。見煮石經。

朱王徵茯苓讚曰。皓苓下居。彤紛上荂。中狀雞鳧。具客龜蓂。神侔少司。保延幼芝。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鳥獸

軒轅時。有鳳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竹書紀年。

○天老曰。鳳安其主好文。則鳳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夾則。與天相副。

緜服牛。相土乘馬。臘作祭。三人皆帝嚳臣。世本。

周公歸政於成王。天下太平。制禮作樂。鳳凰翔庭。成王援琴歌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於荷樂兮民以寧。尚書中候。

孔子夢爲兒捶麟。傷左足。兒曰。吾爲赤松子。見一禽如麈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束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孝經古契。

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緩。何法盛徵祥記。

羽山之北。有鳥曰青翟。聲如鍾磬。世語曰。青翟鳴。時太平。拾遺記。

齊景公渡沈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鶚涌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搜神記。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爲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息。烏即頭白。馬即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燕丹子。

秦始皇有七名馬。一追風。二白兎。三踰影。四追電。五飛翮。六銅雀。七晨鳧。古今注。

漢文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浮雲。二赤電。三絕羣。四逸驃。五紫燕騮。六綠螭驄。七龍子。八驎駒。九絕塵。號九逸。西京雜記。

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張騫傳。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近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儀長孺。長孺傳丁君都。君都傳楊子阿。臣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鞫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髮，王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襄陽記。臣廬山一地穴。漢時嘗有數百匹馬出。因名馬穴。吳陸遜亦知此穴出馬。得數十匹。梁元帝答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同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尤難。

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憑客虛躍曹家白鶴。拾遺記。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墜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馳還營踣地鳴呼。將士隨驄於草中得堅。吳書。

苻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馬墜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踟躕臨澗。垂轡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堅攀之得登岸。西走牛盧江。異苑。

王濛兄子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濛試之。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否。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乃爾。郭緐晉紀。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滿月韉。清明則翦水鞭。重午則籠嬌鞁。中秋則玉龍摠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鞁。冬至則嘶風鐙。除日則藥王鞍。每節則飼馬以明紗豆、薔薇草。馬癖記。

貞觀中。骨利幹遣使獻良馬十匹。太宗號爲十驥。一勝霜白。二皎雪驄。三凝露驄。四騣光驄。五決波騮。六飛霞驃。七發電赤。八流金騮。九翔麟紫。十奔虹赤。又爲文以敍其事。唐書。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輦。曰紫玉輦。曰平山輦。曰凌雲輦。曰飛香輦。曰百花輦。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寸。身被五花紋。號九花虬。後以賜郭子儀。（杜陽雜編。）

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闌筋竪者千里。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踏團如麴。（伯樂相馬經。）

薛公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桓譚新論。）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東方曼倩別錄。）

郭舍人曰。客從東方。且歌且行。不從門入。蹤我園牆。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之。死者穰穰。格鬬而死。主人不傷。是何物。東方朔曰。利喙細身。晝匿出昏。嗜肉惡煙。指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詞窮。不免脫褌。

孝武坐未央前殿。東方朔執戟階旁。屈指獨語。上從殿上見。呼問之。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使視之果然。問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墜。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之。（曼倩別傳。）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鼮

鼠客遂化爲老狸。（幽冥錄。）

揚雄方言。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介麗。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鵴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鵴兮鵴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衡波傳。）

韋山張顯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墜地。爭取之。化爲一圓石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顯以上聞。藏之祕府。顯後官至太尉。（搜神記。）

長安有張氏者。甚獨處。宅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止承塵。爲我福耶。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子孫盛昌。（幽冥錄。）

孔愉字敬康。少時得一龜。放於餘不谿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愉別傳。）

異苑曰。任城魏肇之初。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

大中中。孔温裕因直諫貶郴州。有鵲喜於庭。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因話錄。）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趣其廬中。即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迹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

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由是知名。（王孚安成記。）

漢宣城郡守封邵。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述異記。）

虎行以爪坼地卜食。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卜者。曰虎卜。（虎苑。）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曰。酋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同前。）

宋丞相范文穆公好談虎。構軒曰說虎。

曰州留者。其首火牛蒼毛豕身。用若擔毛。衛護其犢。與虎爲讐。（鬱林異物志。）

桂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織芥之異。（風俗通。）

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趣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三國典略。）

鄭氏雜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

鉅鹿母與從弟書曰。省所譏我以養鵲。乃戒以衛懿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衛懿之子。民無後車之載。

鵲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乃若開圃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桮。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何施乎。（鵠鶴字古通用。）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金城記。）

鶴。陽鳥也。稟金火之氣以生。三年頂赤。七年善飛。又七年。十二時鳴。六十年。翼毛生。泥不能汙。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仙人之馴驥也。其相以長頸修喙則善鳴。龜背龐腹則善舞。（鶴經。）

袁藏機有三鳥。大類黃鶴。每翔空中。呼之即至。能令授人語。謂之傳言鳥。

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如石。作池養之。（車頻秦書。）

龜千歲具五色。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抱朴子。）

徐鉉博通今古。時象豐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知之。

峽中猿鳴清山谷。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宜都山川記。）

謝靈運遊名山記云。觀挂猿下飲。百臂相連。

孫恪妻袁氏到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沉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續世說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是也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全忠殺之幕府燕閒錄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滿野戲爲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二程遺事

戴顒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碱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高隱外書

釋道貫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

荆州玉泉寺近青谿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千歲之後體如白雪蓋飲乳水而長生也李太白集

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山都形如昆侖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噉之郭德明南康記

海陽巨蟹其殼專車汲冢書

呂元守台州命工作蟹罔凡十二種一曰蝤蛑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螖五曰蜞朴六曰沙狗七曰

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蜞。十曰蚾江。十一曰蔗虎。十二曰彭蜞。又有黃甲龜。鼈蜮蠵。在海中龜鼈島之東。江東云。蟹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陸龜蒙蟹志。）

蟹。鶻眼、叢足、蜌腦、蝟腹。其介類拳丁。其螯類執戟。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南者其色青白。（傅肱蟹譜。）

蔡山人隱鍾山。養鼠數千頭。呼來卽來。遣去卽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

劉向雁賦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矰繳。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尸子。）

鵲雀羣繞旋飛。謂之鵲井。必有風雨。（酉陽雜俎。）

獬廌見鬬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道煦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

影戲池北有鳴琴之苑。伺夜鷄、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田饒言。雞有五德。文、武、勇、仁、信、是也。陸機言。蟬有五德。文、淸、廉、儉、信、是也。

鹽鐵論以所不睹而不信。若蟬不知雪也。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史記。）

李筌注陰符經。至禽之制在氣。懵然不解。忽夢烏衣人教之云。元龜食蟒。飛鼠斷猿。猿蝨嚙鶴。青要食虎

皆以小制大。在氣不在形。（雲谿友議。）

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宴陰諧知雨。（淮南子。）

鸕鷀能救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鳩能巫步禁蛇。啄木遇蠱。以嘴畫字成符而蠱自出。鵲有隱巢木。鷙鳥不能見。燕銜泥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銜其中。（續博物志。）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濬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草木子。）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龜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埤雅。）

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造化權輿。）

象退齒。犀退角。麝退臍。皆輒藏覆。自珍也。（埤雅。）

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巢處。則雀重而燕輕。（九章算術。）

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淮南子。）

鷓鴣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鴻。

北魏崔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多疑。猶性多豫。可謂獸之一短。

變化論云。鴛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

禽經云。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雀以猜瞿。燕以狂盼。鴞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睨。視也。

抱朴子。雉有專棲之雄。蜂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寇之計。虎善卜。貍善搏。鵲善符。鶴善舞。雞善鬬。鸜善歌。鸚鵡鴿善言。鴆善步。罷狐善盡印。鸂鶒善敕。蜾蠃善視。蛇蟠向王。鵲巢避歲。燕伏戊巳。虎畜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日札。

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蛤。千歲龜鼈。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千歲之鼠。而能相卜。搜神記序。

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蓍也。稻之爲蟹也。麥之爲蛺蝶也。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爲蠶也。蛇之爲龜也。蚕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應變而動。是謂順常。苟錯其方。則爲妖眚。搜神記序。

黃魚化爲鸚鵡泡者。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猪。沙魚之班者化爲虎。倦遊雜記。

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譚子化書。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蟬翔水。各哀其所生。淮南子。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而

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淮南子。）

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蟲執豕而食之。謂舅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綸。布絡地之網。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也。（管子。）

馬蟣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況人乎。（淮南子。○蟣。蟲。喻無知也。）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幦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忻伯樂之知己也。（國策。）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說苑。）

國策。人有畜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陳琳檄。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虵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馬仙琕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倘之。則復爲用矣。（齊和帝紀。）

張平叔蠅賦曰。觸類冉冉。朋飛營營。繞膻而蠆。芳筵豫登。當是之際。無不我憎。疑奸人之魂。佞人之魄。潛變不散。托蠅爲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爲黑。變黑爲白。所以慘其點染。所以遂其讒慝。

雜阿含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

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唐刺史李繁元聖遺廬。

誌公斑鳩偈曰。人言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枝柴。便是家緣了。

焦氏類林卷之八

仙宗

黃帝書。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冲虛子。）

眞誥曰。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

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劉子政列仙傳。）

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又黃初平亦號赤松子。（顏師古漢書注。）

周宣王時。郊聞採薪者行歌云。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吸元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之。老君曰。此活國中人。其語祕矣。斯皆修習無上正眞之道也。（列仙傳。）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袷。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僊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眞之子。莫知其津矣。（西王母傳。）

漢武帝閒居未央殿。有人乘百雲車。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衞叔卿也。（神仙服食經。）李克。馮翊人。自言三百歲。荷草眷。負五岳眞圖而至。武帝禮待之。號負圖先生。（洞冥記。）漢張芒女。名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如鑒焉。長沙王吳芮聞其異質。來聘。女時年十五。聞芮來。登金精山。仰臥被髮。覆石鼓下。人謂之死。芮使人往視之。忽紫雲鬱起。遂失女所在。石上留歌一首。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余志。有鸞有鳳。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暫來期會。運往即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茅盈。咸陽人。得道隱句曲。邦人稱茅君山。盈二弟。衷、爲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渡江。求兄於東山。後咸得仙道。太上命固治丹陽句曲山。衷治常良山。盈爲司命眞君。東嶽上卿。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疾厲不起。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佳雨灌畦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茅君內傳。）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車。駕五色斑麟。降漢宮東向坐。遣侍女迎上元夫人。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眞也。曰。是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于榮衞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

王母設膳于漢武。命王子登彈八音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鐘。許飛瓊鼓震靈之簧。阮靈華捧五雲之石。范成君擊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衣。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卽因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卽成金。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其侶謀欲杖方氏。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卒乃尸解去。

琴高浮游冀州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乘赤鯉魚來。出留一月。復入水去。（列女傳。○郭璞江賦。海童之所遊巡。琴高之所鑠嬌。）

漢匡俗。字子希。少以孝弟著。委心學道。遊諸名山。至覆筒山頂。有湖周數里。多靈草異物。有石燕。春秋時能羣飛。湖旁有石井及小石筒。筒藏玉牒。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姓名。（眞仙通鑒。）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讀之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於是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

遇命也。

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册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損雜秋。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眞。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宜卹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石臼中搗藥。因遺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丁當杵臼之聲。名之曰搗藥鳥。有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誇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高臥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爲石矣。仙公乃以雙鶴贈之。跨之而還。石至今存。

稚川居羅浮時。鮑靚爲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與稚川善。常往來山中。或遇論至達旦。乃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來。或怪而問之。則雙履也。（羅浮圖志。）

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于石子岡。後遇蘇峻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有兵馬聲。顧之驚駭。棺中刀自然有聲。若雷震之者。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葬之。（晉城仙錄。）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升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貞白荅朝士曹云。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辨。試言之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溼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尙毀。火力旣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具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質化。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寂滅矣。

扈謙精易卦。嘗在建康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幷施貧乏。五百足一卦。千錢不爲也。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御牀。俄爾失虵。詔謙筮卦。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言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此災可消。後桓溫北征敗績。還石頭城。乃廢海西立簡文。桓溫妾產桓元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開馬埒壞。竟便產。適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溫贈錢三十萬。夫人亦贈三十萬。謙辭無容錢處。溫不聽。後仍筮卦養母。溫錢日以醉客。不問識與不識。一日母亡。謙辭酒家許氏云。因緣盡矣。安葬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臥地。始謂其醉。捉手引牽。惟空衣無尸云。謙居金陵攝山。今寺碑北望荒村扈謙卜筮之宅。是也。

孫眞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禍而

取福也。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烈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於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曰中還。退藏於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脈。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

蜀道觀中。鑿井得一碑。有隱士言是漢時陰眞人鍊丹法。後雜著於子玉碑。其文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采乎靈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夸父處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慙。黃酥凝而金醜。轉制不已。神趣鬼驟。金歟玉歟。天年上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

忠州丰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長生眞君詩三章。其一曰。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芝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尙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飛翫浮。青要乘翼。與我爲仇。人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遙太極。何憂何慮。游戲仙都。顧閱羣愚。年命之逝。如彼波流。奄忽未纏。泥土爲儔。馳走案死。不肯暫休。其二曰。予之聖師。體道知眞。昇騰變化。松喬爲鄰。維予同學。一十二人。寒苦求道。歷歷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流俗。富貴所榮。神丹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曰。維予垂髫。少好道德。棄家隨

師東西南北委放五經避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遑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悅顏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要訣恩深難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既成貨財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

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邱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迎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軿誰能白髮相悲哭太極光陰一百年賀郎名自眞飛昇而去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赴千秋節齋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蹤步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也天師歎曰黃庭云泥丸九眞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此之謂乎

女眞焦靜貞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曰天台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眞良師也靜貞還詣承禎求度未幾上昇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當爲東華上清眞人

許宣平唐睿宗景雲中隱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常挂一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中人多訪之不見但覽菴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歌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其詩甚多常于驛路傳舍所到

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覽詩歎曰。此仙人詩也。詰之。得宣平之實。白于是遊新安。屢訪之。不得見。乃題詩菴壁曰。我吟傳驛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菴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菴不免更深居。其菴後爲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蹤跡。

洞賓因隨雲房同憩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晉睡。枕案遑假。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院祕閣郎曹從臺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富家女。婚嫁盡畢。孫甥振振。箏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尙未熟。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沈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人間世其大夢也。洞賓感悟。知宦途不足戀。因求度世術。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于五星門扉之上。俗傳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鶩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後爲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常人書也。

譚峭每行歌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靴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掛杖前。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一腳著靴。一腳跣。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城市乞索。持大拍板。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善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雍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詞多率爾而作。人莫之測。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後踏歌濠梁酒樓。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子雲中擲下襕衫腰帶拍板。丹冉而去。其襕衫等旋亦亡。

許碏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

馬自然貌醜。臞鼻。禿鬢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昇。葆光錄。

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障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同上。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爲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杜閒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爲亭鬼莫嗔。冢頭人即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却虛空總是塵。西溪叢語。

張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奇之。公曰。願分華山一半席可乎。先生曰。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

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動天下。將赴劍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有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寄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東歸夾路迎。不免隔谿高士笑。天眞喪盡得虛名。

熙寧間。江寧縣句容簿。失其姓名。至茅山。遇道人高坦。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莫知所之。嚴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雍孝聞。蜀人。崇甯間。廷對。力詆時政闕失。尋授右列。卒不仕。浪迹山林。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慶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容過洞庭。（梁谿漫志。）

徐節孝遊仙詩。匆匆朝罷九重天。便接蓬萊御紫煙。趨得蓬萊花下去。鼓簫諸部約三千。鳳節霓旌擁萬神。五雲車騎忽龍鱗。腰間獨佩黃金鍰。元是瑤宮第一人。琳瑯宮殿本無塵。猶跨青鸞踏紫雲。怪得曉來天色淡。海霞都在玉妃裙。洞中一覺春風夢。落盡桃源萬樹花。竈上丹砂尋不見。騎鸞誤入阿誰家。

釋部

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

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牟子。)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猕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華嚴物詩。萬木叢雲出。香閣。西迎碧澗竹林園。)

支道林云。閒與何驃騎期。當爲合八關齋。以十月廿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二日清晨爲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獨住。於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眞。登山采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支公集。)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支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略其元黃。取其儁逸。(支遁傳。)

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徧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

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

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爲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事外瀟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名德沙門題目。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王坦之傳。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微悟言外。乃喟然嘆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有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元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眞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著二諦論。行於世。高僧傳。

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陽氏女茗華。未及成禮。茗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俗出家。茗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詩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亘消。斧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適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翦削。耽容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報詩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斧子豈非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當云已恤他。於是專精佛法。後不知所終。高僧傳。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峯澗寺落。皆見千眼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十三賢共注廬山記。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雷次宗書示子姪云。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釋和尚。遊道嵩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厲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聞。

宋明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曰。有生公弟子道猷。卽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官內。大集義僧。命猷申述。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元。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辯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沈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梯寺。傳燈錄。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於庭曰。水不溢。貸爾死。於是作樂誥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莫待急時。

梁劉歊隱居。忽有異人來告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彈指而去。莫知其所。梁書。

庾詵晚年。尤遵佛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數年。忽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生彌陀淨域矣。同前。

張融作門律論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越人以爲鳧。墜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周顒難之。言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未免二乖。

周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遺顒書。言捉塵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糖蟹。嘗食蚶蝺。使門人議之。學生鍾阮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蝺。眉目內闕。整混沌之奇。獲殼外

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見甄議大怒。汝南周顒因與屠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戀刀。當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屠末年遂絕血味。

戴顒見降龍道者曰。生死外人。願陳三拜獻護經簾、青銅磬。（芳賢傳。）

杜輔元義學精深。兼綜佛老。魏時嘗引見於九龍殿。帝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輔元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問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輔元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魏書。）

比邱曇謨最善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眞教。不是過也。流支

讀曇謨最義。每彈指讚歎。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東方聖人。（伽藍記）

李士謙善談元理。有一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鵑鳩。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鶴。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龍。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書生爲虵。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不能難。

南朝梁虎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爲談柄。

子劉子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塗。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置几案者。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劉西谿集）

沙門愛英。住池陽村。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淸異錄）

僧靈對陸羽曰。使有宣尼之博識。皆臣之多聞。終日言前。矜道修義。適足以伐其性。豈若松巖雲月。禪坐相偶。無言而道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杼山矣。遂束所著燬之。

蘇尙書八十猶參禪。大潙訪之。以手拍碎金面盂盤。尙書尋有悟解。（舊相禪學錄）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硯碎却。明瓚。北宇大照之門人。性懶。華僧令看鹽雨至流於池。華僧扶之不怒。冬月。臥於瀧前不起。以粥灑其頭。因就頭取粒。號懶瓚。作明心論。

馬祖曰。眞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爲三味。淨戒能迴六賊爲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

牛頭融師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

僧智藏宿靈曜寺。夜暫用心。見有金光照耀。一室洞明。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夫宴寂之門。固有妙喜吉祥。（續高僧傳）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爲道。

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善。一日相率遊峨眉。源欲自荆州遡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發荆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罌而汲。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故。僧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子。今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

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客。卽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也。

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山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見。唯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煙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唐書。

憲宗召大義禪師。與諸大德論道於麟德殿。帝臨聽之。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義曰。汝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指點空。法師無語。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尙不奈何。義却問衆師曰。何者爲道。有對知者是道。義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無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有對四禪八定是道。義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帝曰。畢竟以何爲是。義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由是益重禪宗。唐書。

會昌選汰僧人。默忠作偈云。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當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忽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樞密吳居厚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昱師曰某頃過趙州關因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昱曰曾明得透關事否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脫洒在昱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揮之昱曰有甚不脫洒公忽有省曰更請末後句昱亦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師曰吉州路五頭三十里中丞盧航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大喝曰放下著

有問國清靜上座曰心念紛飛未明攝伏靜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國清寺碑刻）

淨慧禪師住金陵清涼寺大闡法化唐主邀觀牡丹請師賦詩應聲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莫尙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娑韶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因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曰爲

何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張文定公奉佛甚謹。杜祁公獨不信佛法。每對客嘲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公怒曰。楞嚴何等書而請之。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竟。索餘軸。不覺遽盡十卷。乃絕歎以爲奇書。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崇信。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眞實相。況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皆服公精詣。（吳處厚青箱雜記）

法遠住浮山。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棊。遠坐其旁。公遽收局。請因棊說法。遠即令擂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棊棊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能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遶幹。所以道肥遯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亂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公嘉歎久之。（僧寶傳）

慶歷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溫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

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人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求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飲盡歡。少閒則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邪。意亦將以曉蜀公。公終不領。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荊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

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貿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邪。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以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昱乎昼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幷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幷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二王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爲歡。嘗謂身已癈老。且以聲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二君但言某請持

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淨因繼成赴太尉陳良弼齋會有善華嚴者賢首宗之雄也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証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而禪宗以一喝轉凡成聖似違經旨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成曰法師所謂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如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如大乘終教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世間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能相入卽震聲一喝問曰還聞否曰聞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是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曰汝今還聞否曰不聞曰汝既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是能入始教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卽今實無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是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毫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無邊事理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未至寶所吾祖師猶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曰汝且向下會取曰如何是寶所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於是愀然俛首而退羅湖文集

趙清獻既謝政歸。唯居高齋。不復與家人相接。子弟晨昏一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日輪一僧伴食。玉泉師三五日一過之。晚乃略取鮮脯於家。老兵掃除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傍。幕以風鑪。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則淨人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頮面。趨佛室。暮年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

清獻公年四十餘。揖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公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即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慮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政。作高齋以居。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預置一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羣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晁文元公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鬼神不知者其道深。（昭德新編）

胡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

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左丞范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曼禪師。茶罷曰。某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曼呼內翰。公應諾。曼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曼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公豁然有省。

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說開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撲未散。則三王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人者起而救之。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祗訾。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歎也。（僧寶傳。○王文公非韓子意與此合。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也者。而以闢佛老爲已功。嗚呼。莊生所謂夏蟲。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以爲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則執正。夫春起于冬。而以冬爲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銓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答曰。心外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有習氣可治。譬如靈龜曳尾于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

耶林閒錄。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今并其數頌記於此。一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又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衆生心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世無百年人。枉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勸君休殺命。背面復生嗔。喫他他喫汝。循環作主人。又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且與讀。客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轔轔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潸悲雍露歌。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

離苦海哀傷不暫輟。況復百年驚夢馳。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爲死者長年計。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非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爲北邙山下塵。沈迷不計歸時路。爲君孤坐長悲辛。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墳臥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耕夫撥骨尋珠寶。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冢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寞紅。日月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常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魏了翁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參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琳有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夏均父爲其疏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詩文皆高邁。名倚松集。（謏志。）

呂紫微云。饒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嘗勸予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牀跌坐究幡風。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設教

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死生。此惟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是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邱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何如。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帝大悅。（五燈會元。）

張子韶攝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嘗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陷。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即現。子若或生狐疑想。問此乳從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鶴子便到新羅國。

嬉淸离不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輩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擾。餘無知者。遼史。

劉經臣著明道論儒篇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于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以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隙。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鎭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最親者。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取之左右逢其源。此儒者之語道最親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于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于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別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槌。或持爻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點一言。一呼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祇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沈吟。迢迢萬里。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眞機。然而孔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所傳于世。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

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義。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語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焦氏類林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輯者 焦竑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有著作權 雙

D七〇三四